

岳飞负面评价刍议

周燕来

(西北大学 文博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要:历史上,人民大众对岳飞的歌颂是普遍现象,在历史评价方面,赞誉肯定的声音也是主流。不过事实上,历史上历代学者文人对岳飞的评价是存在负面因素的,这一点似乎未有专门文章提及。岳飞是民族英雄,这是不争的事实,笔者无意否认。笔者重点在摘录分析南宋已降历代文人、史家对岳飞的负面评价,并结合具体历史背景和作者个人思想价值观,对他的论述作简要分析。希望借此全面展现岳飞的历史评价,帮助今人更好地理解认识岳飞甚至于中国的“岳飞文化”。

关键词:岳飞;历史评价;负面评价

中图分类号:K2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5744(2009)02-0090-03

南宋初年的一代名将岳飞以其英勇顽强的抗金事迹和催人泪下的蒙冤遭遇,赢得了千古流芳、万世敬仰的声誉和地位,作为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千百年来尽享褒奖和赞誉。一如邓广铭先生态度明确地提出:“岳飞称为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中华民族的英雄是当之无愧的。”^[1]

五四尤其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对岳飞的评价主要集中在是愚忠、是不是民族英雄等问题上,除了镇压杨么起义等方面存在争议外,基本上是对岳飞抱持肯定态度。以改革开放以后发表的关于岳飞评价的文章为例,比如豫嵩撰《关于岳飞的评价问题》、理锐撰《高度评价岳飞与加强民族团结》、陈景富、白炎撰《评价历史人物必须实事求是——就岳飞镇压杨么起义与马强同志商榷》、黄君萍撰《岳飞愚忠思想的危害》、唐厚纯撰《从〈海辞〉两个版本看辞学界对岳飞的评价》、降大任撰《民族英雄问题再思考——从岳飞、文天祥的评价说起》、爱新觉罗·德崇撰《岳飞是千古忠臣,民族英雄——应〈华人时刊〉编辑部关于岳飞的历史评价再认识座谈之邀的书面发言》、徐日辉撰《青山埋忠骨万代颂英雄——应〈华人时刊〉编辑部关于岳飞的历史评价再认识座谈之邀的书面发言》、《华人时刊》编辑部撰《长啸满江红千秋朝天阙——对岳飞的历史评价再认识》等文章。其中涉及岳飞的负面评价不外乎如下几点:第一,农民起义是历史进步,岳飞只是在维护封建

统治阶层的利益,是历史的反动;第二,女真民族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岳飞的抗战行为是逆历史规律而行;第三,岳飞对南宋政权愚忠,因此必须批判。

那么历史上传统儒教思想下的文人士大夫乃至普通老百姓对岳飞有什么负面评价呢?是否与今人有些许异同?

历史上,如同关羽一样,岳飞的形象也是逐步神化的,在历代文人史家眼中,首先是把岳飞作为一个人加以考量,其次才是具有众多附加的历史意义的单元,因此这些人的叙述就不可避免地带有褒与贬的两重意味,而不是一味地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仅仅单方面加以肯定,并不顾史实地无限制扩大,那不是历史学家或者历史著作的表现。要全面了解历史人物岳飞,就有必要对历史上关于岳飞的负面评价作一总结。

说到对岳飞的负面评价,最早的书面资料就应该是南宋政府颁布的官方性质的《判决书》,由于政治的原因,在岳飞死后,南宋政府有计划地蓄意歪曲过他的形象,万俟卨专门提醒秦桧收取岳飞家藏御笔信札等物件,以便为日后信笔改写史书作准备。最有代表性的还是秦桧等一干人炮制出的《判决书》,兹摘录于下:“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刑部大理寺状……看详:岳飞坐拥重兵,于两军未解之间,十五次被受御笔,并遣中使督兵,逗留不进;及于此时辄对张宪、董先指斥乘輿,情理切害;又说与张

收稿日期:2008-08-18
作者简介:周燕来(1968-),陕西合阳人,西北大学文博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宋史研究。

宪、董先，要蹉跎张俊、韩世忠兵马；及移书张宪，令‘措置别作擘画’，致张宪意待谋反，据守襄阳等处作过。委是情理深重。”^[2]这其中罗列岳飞罪状有“逗留不进”、“指斥乘舆”、“要蹉跎张俊、韩世忠人马”、“令（张宪）‘措置别作擘画’”等四款，其实不经推敲。此外还有被秦桧义子秦熈窜改过的《高宗日历》，蓄意隐瞒、更改历史事实，致使“与夫（岳飞）立功之实……而国史秘内，无所考质”^[3]。宋高宗、秦桧冤杀岳飞，需要为自己寻找借口，以平息民愤，故而歪曲岳飞的功绩和经历，并借此打压韩世忠等人，以达到稳定政局的目的。所以归根到底这种诋毁行为是南宋政府出于一时一事的特殊的政治考虑而采取的举措，不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意义，也就是说并不是一般读书人的见解，属于特殊情况。

或许迫于政治气候的原因，南宋文人对岳飞的评价并不高。而且紧跟政府风向，为政府鼓舌者亦不乏其人，如孙觌，他作有《万俟卨墓志》，极力表彰万俟卨杀害岳飞一事，不惜颠倒黑白以诋毁岳飞形象。这种典型的怙恶不悛的行径自然要为人所鄙视，其文章也不为人所重。即便不似孙觌这等无耻者，以一般读书人的观点看来，如以朱熹和洪迈为例，显然，作为岳飞的同时代者，朱熹或者他同时代的人的看法更为全面和客观。岳飞坚决抗金复国的态度是被人肯定的，这也是被后世一再加以确定和放大的因素，但当时人的看法未必尽如此。

且看朱熹和他的弟子沈憺的一番对话：“憺因问曰：‘当初高宗若必不肯和，乘国势稍振，必成功。’曰：‘也未知如何，盖将骄惰不堪用。’憺问：‘如张韩刘岳之徒，富贵已极，如何责他死了，宜其不可用。若论数将之才，则岳飞为胜。然飞亦横，只是他犹向前厮杀。’先生曰：‘便是如此。有才者又有些毛病，然亦上面人不能驾驭他，若撞着周世宗、赵太祖，那里怕！他驾驭起皆是名将。缘上之举措无以服其心，所谓得罪于巨室者也。’”^[4]这里朱熹使用了“骄惰”、“有些毛病”等词形容岳飞，至于沈憺形容岳飞“横”，朱熹也表示同意，而这些都是正面的肯定语。当然朱熹对岳飞并非不屑一顾地全盘否定，因为朱熹也有“（岳飞以上）次第无人”^[5]一句评语，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有宋一代本就奉行崇文抑武的国政，所以朱熹这句话也可理解成：岳飞只是武人中的顶尖分子，并不是整个社会精英——尤其是文人士大夫——中的顶尖分子。以上的言论说明南宋时代正派的知识分子们还是能站在较客观的立场上反思岳飞事件，能自由地发挥议论，肯定的同时不忘批评，不过分抬高，也不横加诋毁。

比较朱熹的正襟威严而言，洪迈的记述就有些

稗官野史的街谈巷议味道了，洪迈的《夷坚志》和曾敏行的《独醒杂志》都记述岳飞前世为猪精^[6]。这相当于是骂人的话，而且猪长大免不了要被屠宰，岂非暗指岳飞被杀是理所应该的事？这或许反映了一部分中国老百姓的宿命论观念在岳飞被杀事件上的反映，虽然不够尊敬英雄，但这也是历史事实，而且任何英雄都不可能被所有大众接受、礼拜。

再往后是元代官修《宋史·岳飞传》里记载的岳飞的缺点：“少豪饮”^[7]，这倒不是非常厉害的要穴，但岳飞年轻时曾经因为喝酒闹事而丢掉了在相州的弓手差事，而且宋高宗特意亲自劝诫岳飞戒酒，这从侧面说明岳飞的嗜酒是比较严重的。

其实岳飞的缺点并不只是好饮酒，分析他的遭遇与他的处世手段、内心城府，得出他的肚量与谋略有所欠缺的意见多见于笔端。如明代陈耀文撰《学林就正》，清代刘凤起撰《石溪史话》皆对岳飞有所批评，做一家之言。像明陈邦瞻所指出岳飞的处境：“智名勇略盖一世，挟震主之威，而居不赏之功，斯已危矣，犹欲与人父子间事乎（指岳飞上疏请高宗建储一事）……而飞乃触其深忌，安知讒人不以此为中伤地也……然则飞之不免，盖可见矣。”^[8]颇有代表性。简而言之，这一派分析议论的重点是：岳飞作为身负大任的一时之选，未能伸展大志，而且自身不保，除了环境险恶以外，他自身未能平衡局势、利用外部条件，这是不可推卸的责任，也就是他自身修养不够的证明。基于这一点出发，加以详细论证分析的是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他指出：“其（岳飞）定交也盛矣，而徒不能定天子之交；其立身卓矣，而不知其身之危矣。”^[9]当初朱熹认为宋高宗未能充分使岳飞心服，可岂止是宋高宗，王夫之整个分析了岳飞周遭的环境和他的同僚：“张浚之褊而无定，情已见乎辞矣。张俊、刘光世之以故帅先达不能相下，其隙已成矣。秦桧之险，不可以言语争、名义折，其势已坚矣。”^[10]这种情势决然不可谓平安无虞，但岳飞的做法又如何？“而且明张纪律，柔声下气，以来牛酒之欢迎；而且缀采敷文，网罗文士，以与张九成等相为浹洽；而且内与谏臣迭相扬诤，以辨和议之非；而且崖岸自矜，标刚正之目，以与奸臣成不相下之势；而且讥评张俊，历诋群将，以折张浚之辨。合宰执、台谏、馆阁、守令之美，而皆引之于身，以受群言之赞颂。军归之，民归之，游士、墨客、清流、名宿莫不归之。”^[11]可以说是激扬亢进了，结果自然就是不适合这种环境。王夫之所谓“帅臣之得令誉”，是指岳飞在三个方面获得了好名声：一是“严军令以禁掠夺”，“冻死不拆屋”的岳家军铁律古有记载，这在当时就受到了南宋百姓的肯定；二是“修谦让以谨交

际,习文词以相酬和”,交好文人士大夫,提高自己的风评,这又犯了统治者的忌讳;三是“与廷议而持公议,屏好邪以交君子”这是所谓端正立场,取得社会舆论支持。有人认为岳飞是“国士”之才,心怀天下,这等高人一筹的才俊如何不引起统治者惶恐?而岳飞又偏偏不知收敛,“惜其处功名之际,进无以效成劳于国,而退不自保其身。遇秦桧之奸而不免,即不遇秦桧之奸,而抑难乎其免矣!”王夫之痛惜不已:“故君子深惜岳侯,失安身定交之道,而尤致恨于誉岳侯者,适以杀岳侯也。”^[12]王夫之为岳飞设计了几种模式,如西汉周勃、灌婴,不与文人争锋;唐代郭子仪不拉拢贤臣,也不阿谀佞臣,秉中持正;又或者李光弼能屈能伸,隐忍韬晦。而岳飞当时身负大任,理应考虑周全,见机行事,但他一味张扬,只能说是不智了。

分析古今岳飞负面评价的变化,最主要的区别在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变化,导致关注的焦点明显差别。现在岳飞评价一时之难:镇压杨么起义。古人根本没有把它当成疑问,因为将领为国尽忠是官员的本分。相反古人多次提及岳飞自身修养,今人并不予以关注。

综上所述,可以将历史上对岳飞的负面评价归纳为三类;第一类是歪曲事实,有意诋毁。以《判决书》为代表。这一类根本不顾忌事实,纯是出于政治需要和个人好恶,凭空发挥议论,当然其立论并不牢固,生成之初即遭人诟病,不具有参考意义;第二类是对岳飞不了解而产生的附会,诸如岳飞前世为猪精,还有说法认为岳飞是唐代张巡转世……应该说这不一定是出于政治需要的蓄意贬低,只是出于民间对岳飞遭遇的一种猜想,因此这更可能是一种无意识的编排。当然,在岳飞逐步被平反并被树立成国家英雄以后,这种民间传说也就具有更多的正

面因素和神话色彩,如《说岳全传》中把岳飞的前世转换成印度的金翅大鹏鸟,这代表了民间对岳飞的崇拜感情,与南宋时的民间态度又有不同。第三类就是分析岳飞性格、修养,认为他有所不足。都是比较客观的记述和分析,因为他们都以岳飞被杀的事实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情感上还是肯定岳飞的。所以这些意见不能轻易忽略,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历史评价,但它们代表着中国传统的史评类史书,代表正统的儒家观点,更应该为今日学史者重视。

参考文献:

[1]邓广铭.邓广铭教授对岳飞评价问题的复信[J].安徽教育,1981(4):40.
[2]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十二:岳少保诬证断案[M]//历代笔记小说集成.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331—334.
[3]王曾瑜.鄂国金佗稗编续编校注:卷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9:1343.
[4]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6:3147—3148.
[5]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七[M].北京:中华书局:1986:3060.
[6]洪迈.夷坚志·甲志:卷十五[M].北京:中华书局,1981:32;曾敏行.独醒杂志:卷十[M]//宋元笔记大观:第三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3290.
[7]脱脱.宋史:卷三百六十五[M].北京:中华书局,1997:11394.
[8]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七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1977:806.
[9]王夫之.宋论:卷十[M].北京:中华书局,2003:192.
[10]王夫之.宋论:卷十[M].北京:中华书局,2003:192.
[11]王夫之.宋论:卷十[M].北京:中华书局,2003:192.
[12]王夫之.宋论:卷十[M].北京:中华书局,2003:191.

【责任编辑 王荣华】